

洞悉瞬息萬變 破解時事密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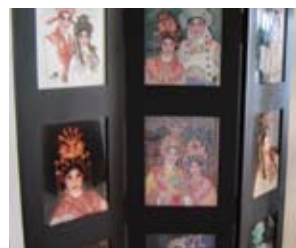
專訪知名電台節目主持人

陽光 Sunny

「把口唔收」是他的風格，對他而言即是暢所欲言，沒有所謂。但「把口唔收」不等於「山草藥嗆得就嗆」。「嗆得就嗆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。如果你這樣話他，他絕對不會放過你。他，就是陽光。



這是陽光的犬兒-笨豬。



女朋友是業餘花旦。

今次《人氣飯局》訪問的主角是電台清談節目「時事解碼」的主持人——陽光。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下午三點半左右和五點半前後，都會在美國商業電台 AM1450 聽到「時事解碼」風趣抵死的趣談政治和傳媒。最難得的是陽光只會談美國的國際的政治，「但為甚麼不談中、港、台的政治呢？」記者問。

「我們既然來到美國生活，當然要講美國的政治啦！中、港、台看似這麼近，但實質上是那麼遠。」陽光答道。記者與陽光的交談就在這種輕鬆的氣氛中開始。以下記者簡稱「記」，陽光簡稱「陽」。



陽光愛酒，他說是因為酒有抗氧化劑，對身體好。

記：「陽光是不是你的真名呢？」

陽：「當然是真名，不過不是中文名，是英文名的譯稱，我的英文名是 Sunny，是不是陽光呢？」

記：「可不可以向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自己出身？」

陽：「嘩！是不是查家宅？但沒有所謂，我出身在油麻地街市，讀過佐敦道官立小學，但為了上好的中學就轉讀智仁私立小學，由不用讀書周街玩一變讀死書，不過當時父母的決定是對的，升中試時考入拔萃男書院，可惜都是貪玩的關係，讀書不成，又可能是要為生計，中四走出來做酒店工。當時是最開心的日子。」

記：「還有升中試？那麼你的年紀…」

陽：「年紀是男人的秘密。」

記：「在美國生活了多少年？在哪一間大學畢業？看來你對美國的認識不淺。」

陽：「你看我這麼偏激，大罵美國的教授自由化思想，就知我不可能畢到業的，我給大學教授趕出課室不知多少次了。」

記：「真可惜啊，除了做電台之外，你還有其他的工作嗎？」

陽：「有，但不方便在這裡透露。」

記：「如果你不願意也不會勉強你，可否告訴大家你是如何做起清談節目的主持呢？」

陽：「那就要多謝我現在的女朋友了，我以前也是極之反自由化思想，認為太過不負責任，太過放縱了，於是日日埋頭苦幹，做了個保守派網站，日日評擊自由派思想，我的前妻見我只躲在家中做網站，只做一份工，假如做多一份工多一份收入是多麼的好呢。於是日日向我埋怨，又找不到錢，做網站來幹嗎？不多久，就離開了。幸好數年之後碰上現在的女朋友。」

記：「她在鼓勵你？」

陽：「不是，她根本不認同我的做法，又常常話我太偏激啦，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我，但雖然如此，當明報電台開台的時候，她找來明報的老闆，一起來個飯局，結果有機會做明報電台第一台的客席主持，主要是做「刀不留情」和「今日宜忌」。其實兩個都是講傳媒和政治的。可以說是今日「時事解碼」的鼻祖。到後來明報電台關閉，她也和她的朋友，千方百計找星島電台的人，找美國商業電台的老闆，也來飯局，希望可以延續我的理想，今日，「時事解碼」可以和聽眾再結緣，我女朋友功勞最大。其實我今天所做的事，和離婚前所做的事，沒有兩樣。所以，我向我的女兒解釋，愚蠢的女人希望可以找一個好男人，而聰明的女人會創造一個好男人。」

記：「記得當時「今日宜忌」的雷居士風趣抵死，你不是潮州人？為何會有雷居士這個角色？」

陽：「我是臺山人，不是潮州人，我學講潮州話是因為廿多年前香港某電台的一個節目叫「時空穿梭三小時」，最喜歡的一個環節叫「雷勁」的潮州怒漢新移民，到香港之後的所見所聞，非常風趣抵死，而扮演雷勁的主持人岑建勳也不是潮州人，但原來拍馬屁的最高境界就是模仿，他模仿別人，我也模仿他。」

記：「但主持時事節目不是應該比較嚴肅的嗎？你自稱是保守派，保守派哪有你這般不正經？有時不只不正經，你還會夾雜一點粗俗對白，連黑社會背語都用上，你不擔心會有負面影響嗎？」

陽：「這正是我的意思，我要我的聽眾對象是年青的一代，年青人獨行獨斷，反叛性強，你要灌輸保守思想，只會水過鴨背，左耳入，右耳出。我曾經是年青人，反叛過，現在更加不認老，知道如果要反叛年青人聽你講，只好用他們的言語，用他們的粗話，才會夾咀型，調對頻道。慢慢再用故事形式講道，希望保守派思想會潛移默化。至於講粗話，唱流行曲，只希望年青反叛的一代開始接受我的語言，再慢慢反省自己的自由派思想來比較，做一個判斷。所以我的「第一修定案星期二」，和別人的開放電話不同，別人的開放電話節目如果聽眾持有相反的意見，是會掛線的，但我的電話開放節目如果有聽眾打電話來說我不對，我反而要求對方全部講解自己的理據，我才會有機會反唇相稽，才會擦出火花。」

記：「請問你對報紙，傳媒，和政治的興趣，從何而起？」

陽：「其實我剛剛到美國之時，可能因為思鄉病，又可能英文能力不足，對中文報紙情有獨鍾，有一次，在不同的報紙，看到不同的描述，但卻是一則相同的新聞，一份報紙是『中國網球手胡娜自從投奔自由之後收到第一封家書』，另一份報紙是『中國網球手胡娜自從背叛祖國之後收到第一封家書』，初時我覺得十分有趣，於是我給我的父親看，先父當時對我說：『當然囉，一份是中國共產黨報，一份是台灣國民黨報，用詞當然不一樣啦。』我說：『管它是中國還是台灣，到了美國就是寄人籬下，學會美國生活，還要理會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？』之後到紐約下東城讀書，雖然當時英文還是不太懂，但如果當天上課，手拿著一份英文報紙的話，別人是會刮目相看的。我記得當時的頭版頭條是警匪追逐，賊人飛車撞到途人，死者家屬向警方追討賠償，我『嘩！』的一聲，兵捉賊，天經地義，賊車撞到途人，在香港報紙一定大罵賊人喪盡天良，為什麼會埋怨警方呢？學校的老師只說，對啊！警方捉賊不可以妄顧途人安全，我說不是警車撞到人，而是賊車撞到人啊，但老師說，都一樣。」

我當然不會接受這個答案，決定自己追查這個答案，這個問題困擾我二十年，最後才給一位保守派的朋友一語道破：『They did not look for justices, they just look for easy target for money.』一言驚醒夢中人。」



記：「那麼這位保守派的朋友是你的啟蒙老師？」

陽：「對，他教懂我很多東西，介紹我保守派的網站，和收聽保守派的電台，起初我聽 Rush Limbaugh, Sean Hannity, 和 Michael Savage 的清談節目，一句也聽不懂，但啟蒙老師說不打緊，凡事一步步來，沒有人可以一步登天，如果真的一句也聽不懂，可以試下模仿演講者的聲調，學習保守派白人英語的口音，假如還有中文口音，無論我的用字是如何艱深高尚，人家也不會當我是自己人，所以當時保守派電台的清談節目，我幾乎日日收聽。」

記：「最喜歡哪一個節目主持人？」

陽：「每一個都喜歡，Rush Limbaugh 每一個論點都有事實作支持；三藩市的 Michael Savage 太火爆，我開頭的節目頭段都是抄他的；Sean Hannity 有一點盲目，連美國貨運站布殊交給中東人管理都話好；Lee Rodgers 和 Officer Vic 風趣有睿智；Geoff Metcalf 高深莫測，用字艱深，勝在正氣過文天祥，但曲高和寡。」

記：「但最喜歡呢？」

陽：「現在最喜歡是 Boortz Neal，資料詳盡，替我省回不少工夫。」

記：「那麼我想問一句，你為你自己現在所做的事而自豪嗎？」

陽：「會。」

記：「有沒有做過一些後悔的事情？是什麼？」

陽：「嗯……有，以前克林頓要重選做總統時，卜過一卦，知道克林頓會再當選，但當時為了希望自己的占卜準確，竟然投了克林頓一票，結果給師父罵。自己也顏面無存。」

記：「呀，對了，記得當時你都有一個叫「玄來係咁」的節目，對嗎？」

陽：「對，是一個對術數解碼的一個節目，可能術數利用言語來解碼比較困難，所以不是一個太受歡迎的節目。假如以後有機會可以用文字來玄機解碼，一定會比較容易接受。」

記：「術數這門高深的學問，要解碼給廣大聽眾當然會有困難啦。」

陽：「剛好相反，術數其實是有數得計，有跡可尋的。五行的生克制化規律永不變化。但現在的風水師，我不敢說全部，但大部份連易經六十四卦五行都不懂。亂教人風水，教人搖頭。」

記：「可不可以在《人氣食府》中替我們廣大的讀者服務呢？」

陽：「這樣吧！我就在《人氣食府》中替讀者排八字，算大運，讀者給我的，只有一個年月日時，性別，和出生地。我試用有限的數據，又不可以貌言辯色的情況下，看看可不可以道出一個陌生人的出身，父母，性格，大運，流年等等。」

記：「謝謝，那麼《人氣食府》的讀者有福氣了。」

陽：「當然，起碼有口福。」

記：「哈哈，對，對。謝謝。」

陽：「不用謝，其實是我謝謝你的訪問。」

記：「終結訪問之前，有沒有忠告給《人氣食府》的一群年青讀者？」

陽：「謝謝你給我的一個機會，我真的有一個忠告給年青的一群。尤其是正在求學的年青學生。有時會覺得社會太不公平，教授觀點不合自己宗旨和原則，有時覺得正不能勝邪，心灰意冷，又或者反叛暴躁，衝撞長輩和教授。其實可知道，大部份情況之下，在學校裡一個學生是很難挑戰一個教授的。求學真正的目的，是要拿高分數，得到好成績來畢業。所以無論教授如何說地球是方的，年青人都要認同。畢業之後，只要你還是堅持地球是圓的，就成了。為了可以畢業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發哥的至理名言，無論是在監獄還是學校都合宜。只要一踏出監獄，就是年青人突圍而出的時候了。同一道理，只要一踏出校園畢業，就是年青人發揮的時候了。千萬別為了一時自以為是的正義感，而錯過了一生畢業的遺憾。」

記：「我相信年青的讀者一定會把這番說話銘記在心。」

陽：「要繫得緊緊呀。」